

譯 林
書 叢 說 小

編 八 十 二 第

說 小 史 歷

編 後 劫 花 樓 玉

下 卷

海 上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神怪
小說

三千年艷尸記

二册
七角五分

英國哈葛德著林紓譯 是書敘一英國少年遵先

代遺囑爲其遠祖復仇遂冒險遠涉入一人跡不到

之荒島島中有一女王得長生不死之術活二千餘

年入火不焚且預知未來事願秉性酷嗜殺人而又

具有驚魂奪魄之貌忽而威福自恣忽而情欲纏綿

少年見之遂爲之顛倒演出種種離奇之情劇人奇

事奇譯筆尤能曲折委婉誠神怪小說中之奇觀也

社會

小說

亞媚女士別傳

二册
八角

英國却而司迭更司著 是書敘亞媚父女一家被

陷入獄並其後遇拯復產各情事曲曲折折詭秘離

奇直令閱者茫然無從捉摸譯筆復談奇可喜其羣

繪倫敦社會中種種醜態尤爲窮形極相惟妙惟肖

己酉年二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年六月初版

(玉樓花劫續篇二册)

(每部定價大洋伍角伍分)

原著者 法國大仲馬

譯述者 閩侯林世紓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保定奉天龍江吉林天津
濟南開封太原西安成都重慶
商務印書館分館

安慶長沙桂林漢口南昌雲南
蕪湖杭州福州廣州潮州香港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玉樓花劫續篇

法國仲馬著

閩縣林紓

同譯

侯官李世中

第四十一章

德倭突出時。時迴望酒肆中。煙氣迷漫。忽見巡警入肆。德倭突頗疑其情。爲巡警所得。時亂中人各自爲黨。偶有不慎。卽蹈危機。然人人咸有爲國之心。實則殺人人殺頭顱。初不自保。德倭突防恰士醉中吐實。命且立殊。旣見無事。心爲釋然。已而近九句鐘。遙見恰士起立座間。且與當壚之婦親額而出。二人相見於路隅。遂同赴監門。旣入海測。遂允麥突測代恰士事定後。二句鐘。監中復出一奇劇。此二齣初若無涉於本事者。不知乃於吾書所敘之要人。固至有係屬也。其所謂奇劇者。監中錄寫供詞之書記役罷。抱牘且出。卽見海測之妻。引至一人。及於門次。海測妻曰。書記國民此爲兵部中書記。與國民同事者。長兵部者。令彼抱牘來簡檢獄武弁之受囚者。書

記曰。國民來晚。吾已盡收其冊籍矣。來人曰。吾惟事集。故淹久至此。他人事畢。被酒睡矣。吾則安能書記。曰。冊籍均在此。君試檢。吾饑將出飯於外。來人曰。吾有名籍在。來人即啓皮篋。出一紙。曰。囚名在此。書記取而審視。海測之妻言曰。此冊吾夫已簡過一次矣。而書記尙細審無已。口中言曰。吾亦當愼。來人若偪不能待。顧乃不能不待。書記曰。來冊良然。第按名核供。爲時久矣。來人曰。是中可百餘人。書記曰。若一一錄而核之。爲期可數日也。來人曰。然則吾當居此。方能清簡囚名。國民其許我否。吏曰。爲勢似可。然當徐商。來人曰。然則今夕當飯諸吾家。不審能見辱否。吏曰。吾乍言饑。妄也。不勞杯酌。來人曰。國民能至吾家者。尙可以見吾妻。吾妻烹調絕精。惟足下臨貺。亦以篤爾我之交誼。吾生平頗不惡吏。曰。可。惟今夕叨擾庖廚。以不糜費爲上。來人曰。吾歸途。過薩德勒。可以螺蚌之屬攜歸治具。更炙一雞。佐以他餚。爲吾妻所手治者。款足下。此外一無糜費。吏聞言大悅。時共和政府行鈔。吏之所得者。日僅二佛郎。無從得珍饌。忽聞兵部來吏所言。卽答曰。然則足下所陳。食單直迷我矣。來人

曰。如是草具。足下決見枉矣。已復曰。既如是者。以明日至。今茲非夙。即可同行。吏曰。足下少待。吾當告彼監守奧國婦人之二卒。來人曰。胡必告此二人。吏曰。俾彼知我。暮出。取以爲證。勿生疑者之議論。來人曰。足下慎密至矣。吏曰。當此時勢非慎。莫可。來人曰。慎之當也。則往叩皇后之扇。中有一人出。曰。何人。吏曰。赤洛伯國民。吾出矣。爲爾道晚安。赤洛伯卽闔其扉。此時兵部之吏二目專注此門。神光已射入門中。尙見著策西勒以手倚頤而坐。知監中守備者僅此二人也。方吏語後。回面其身。而兵部之吏卽矯爲鎮定如前狀。不令之疑。於是二人攜手同出。卽見二人同入。其一爲恰士。一爲麥突測。卽德突麥突測與兵部吏人遇。乃彼此以囚示意。一冠毳羽之冠。一冠加廣簷。在昏黃中。點首人亦無覺。兵部吏人忽曰。入者何人。監吏曰。吾但識一人。名曰恰士。兵部之吏言曰。司監者乃能外出耶。監吏曰。下值之日。或可出也。言次。遂及倉策之橋。遂經薩德勒。兵部之吏遂伏魚市中。簡得十二打螺貝之屬。挈行至凱福石步之次。兵部吏人之家在焉。室簡而樸。屋連三楹。書著項國民之家。家無司閤。

人人各懷啓戶之匙。設不得匙。則敲其戶。以敲門之數。爲辨甲乙。聞聲下啟其扉。是日著項國民。藏匙於衣底。則直啟而入之。入時。見兵部吏人之妻。美甚。監更大悅。夫人媚狀。動人心中。似有深憂。達於玉容之上。顧美人含顰。則顛倒人爲尤甚。而人之顛倒之者。愈見其顰。而情乃愈深。此監吏初。非情種。乍見。亦懷憐愛之心。思欲覓得善辭。用以慰解其憂。昔者。突夏國民。曾言。凡退紅之玫瑰。當以術轉之。令爲盛開之玫瑰。始謂之能事。婦人時。饋核已具。主客飲啖甚酣。而著項之婦人。乃侍側不沾杯酌。主客食時。彼此問答。兵部吏人。逐事簡問。及監中禁令。審判之日期。巡邏之晷刻。監吏且食。且言。罄其所有。而盡告之。並言守監諸人之性質。及審判長之爲人。武弁守監之何階級。且問及共和黨人之謀劃。言後。卽問兵部之政治。著項曰。吾乃不及足下。久吏於是間。吾在部中。爲新進。且代一友受事。然於輩中。突爲首領。且吾於百忙中。任此煩劇。得聞緒論。爲幸多矣。惟吾雖不長於吏才。但遵率舊例。無所更變。此吾智尙能及耳。監吏曰。君固非長。吾必極力助君。時酒甘。餚美。又有美人侍側。悅不

可止著項曰。謝同儕見教。助予多矣。凡新充之吏。百無所知。則身任之者。滋以爲窘。今吾久出。留吾妻家居。多快怏之容。若能於供役時。攜入監中。同吾妻之心釋然矣。監吏曰。卽以尊閫入監。於例亦未爲不可。著項曰。承足下見諾。則令吾妻呼囚名。吾按名書之。不其善耶。果足下不以吾膳爲菲者。則可源源而至。爾我聯爲至交。於情尤洽。監吏曰。不能數數。果逾期不行。且受罰。著項曰。然則卽此定議矣。卽視其妻曰。吾友之意如何。忽見著項之妻。顏色頓變。二目注視其夫曰。如爾所言。於是已十。一點。監吏興辭。且極感其見款之厚。致謝不已。著項送客及門。遂歸。謂其妻曰。體滯。汝其歸寢矣。體滯聞言。攜燈歸右室。著項者。或其卽治克司麥乎。方其妻入室時。則心緒忽湧。額爲之黑。不審何思。亦復歸寢。

第四十二章

自是以後。著項每於黃昏時。恆入監。與監吏同治其事。入必與妻偕行。妻讀冊而著項疾書。且書且詳究監中事。而皆出之自然。人莫之覺。每夜至九句鐘。海測攜筐置

監門之外。監吏出而檢之。檢後。呼赤洛伯出。受是筐。入上皇后。於是三日著項恆晚出。意監吏出時。則以己代之。顧三日久候。此監吏終不去。筐之進也。亦愈遲。故事海測進食。必經監吏檢核始進。而進食之時。適當監吏歸時。故便道叩門。呼其傳進。一刻鐘後。即委空筐於門外。此常例也。著項直待至第四日之晚。是日爲十月初吉。即審判之期。羣人爭集而議。監吏罷極。奔走於外。著項及其妻同居於吏舍。書未竟。四顧有無。來人且聳耳外聽。後即出小紙書字。潛起至監門。見飯筐停於門外。以小銀合納小箋。擘麪包而納之。顏色皆變。似有機器震動。其心者。但覺魄力都耗。復潛踪而歸。一手扶額。一手拊心。體滯。歷歷見狀。嘿無一言。蓋自慕海石家中言。後至是均不交語。少須忽曰。是事即發於今夕乎。著項曰。明日也。語後遂起。更覘有無。來人遂掩其冊。及於柵門之次。叩其扁。赤洛伯曰。何人。著項曰。國民。吾歸矣。爲請晚安。赤洛伯亦發聲報禮。著項退處門外。聞啟關聲。知赤洛伯取筐矣。遙遙已見海測在彼。微巡。則沿道攜其妻外出。即遇司監者。冠羽冠。滿佩鑰匙。著項見而赫然。然亦各示微。

意相見時皆從冠簷中以目相視體滿則注目此司監者之領緣彼此交臂而過司監者曰恕我恕我著項聞聲見此司監意態泰然忽爲此語則少止而聽之然外狀則仍如不聞匆匆啟扉而去治克司麥亦攜體滿行夫婦各懷所懷不相告語治克司麥之意則思擲此性命出后於獄中而體滿則既見此司監者深處其得禍

即其人

霜屈叔假名
德侯突著

二人道中嘿然同歸凱福此時赤洛伯已啟扉取食筐上之皇后筐中

多果實佐以冷雞白酒清水一壺麪包重可二斤以上赤洛伯啟其罍驗之乃無異狀遂開畫屏呼曰女國民飯至矣后卽劈麪包覺其中有堅物觸指似是中已有物卽環顧伺己之人赤洛伯已掩屏歸其坐處后躊躇久之少須知赤洛伯不已疑遂劈此麪包視之得小銀合中藏小柬后啟而視之書曰皇后陛下明日交此刻時后宜結束出行外間有一婦人甘心入禁爲后替人后宜與之易衣則后可以憐然而出就其忠懇之僕人同出狂獄之外須聽隔屏有異聲起時幸勿以其喧慙而震恐但取來人之衣履著之而出后觀至此微語曰斯人忠哉敬謝天主乃獲此臣思吾

生平。未有大過。開罪天下之人。或可見恕於衆已而復取書覘之。自念隔屏之異聲。何聲也。意豈有人行刺此司獄者之二人然此二人狀殊可憐且哀未亡人加慘辱斯人何可殺者遂擊其一半之紙欲作回書願乃無筆則出縫紉之針密刺爲字曰吾初不欲以他人生命易我之命則書馬恩二字爲覆仍納銀合於食餘麪包之中爲時可十句鐘后尙執麪包啖之聞鐘機徐動出聲似至淒楚則屈指數其鐘點忽聞檻外有聲檻本面女囚之號舍而此聲之來大類以金鑽劃玻璃聲戛然者可數次然聲每一發卽有咳聲繼之后覺玻璃少破有紙卷自破處擲入落於地上后卽微聞有鑰匙聲似人行已遠后見窗破地上有紙心中決爲接已者至矣卽傾耳防爲赤洛伯所聞然此二人談論絕酣又以對飲初無偵已之心后乃屏息自起至於窗下拾此紙卷拾時似有物觸紙而出墜地作金聲后亦大咳以亂其聲視之鋼鋸也絕鋒利而輕以之鋸鐵亦斷尤有一紙后取視之書曰明日九句鐘有人在屏外與二監者言正於此時后可執鋸數鐵軸數自左至右第三條卽以此鋸之一刻鐘

之後軸斷矣。后卽從窗中越出。此書爲后最忠之僕人。敢以命易。后出諸虎口。此僕卽爲后死無恤也。后覘至此微語曰。此定吾仇用。是試我耶。然此書吾曾識之。似麥霜扈叔書也。嗟夫。天主或有開網之時。令吾逸乎。則對窗長跼嘿乞。天主肆赦。

第四十三章

是夜后輾轉不復能寐。思明日外間將有流血之事。則焦悚不可止。謂此世界黯黯中。卽有日光亦作血斑之色。后甫入夢。卽似聞外間鼓噪之聲。則仍握鋸而睡。遲明祈禱者數直。至於日中而赤洛伯二人見之。但憫其愚。亦不之怪。后見無人時。卽自懷中出鋸。自思如此小鋸。胡能斷彼鐵軸。卽至窗下見鐵軸入木可寸許。卽如書中所言。數至第三條微以手撼之。觸手而動。自思鋸此似亦非難。於是冀望復生。自心坎達於面部。喜極目幾爲昏復。思前一人之書似將甘心於此。二人然此二人平時待己恩意殊厚。乃不期而死於吾恩人之手。滋可憐也。又思所謂婦人者。何人。乃代吾死。於是旣思鋸窗之危。又此二人不得死。滋以爲恨。然此時有三節之躊躇。一憐。

人命一爭自由一圖仇復此三節危險乃爲一婦人之身則此婦人可云至貴今當託命於天惟天佑之但徵偵二守者之有無疑已或此兩書即二守者所僞爲用以陷已既而又思此二守都無城府或不爲此狙酷之謀長日躊躇不能自己又思明日行時則此二人之血已流吾前復慄懼不可自止思此二人膽巨同爲此孤注之謀拔我於難中發覺時爲禍至酷生平初無恩德及此二士而決策乃同時並發此二士詢謀同耶或各不相謀而自行其事綜言之我若圖亡或可得亡顧所眷眷者代死之婦人禦敵死之二司獄吾何爲一舉了此三命此何可者吾當決計不出復憶及古史之忠烈以身殉君者比比而是昔者安諾突忒測在萬姓中實爲元首其人乃同吾血脈與人也身世亦同於我然則我不能同彼踐阼爲女王王法國耶思及此復念尙有子女二人久乃不見果吾得他逸者將有一人伏刀於斷頭臺上由此觀之吾逃兒無倖矣顧此兒在困是黨爭出死力以救之正可奉以爲帝果逃後兒死則吾異日臨命苟見吾夫子者又將奈何以此種種但有流血匪血腥污我亦

將汚及聖魯意之神壇矣。則心酸不可自止。及於日暮。自屏隙窺之。見此二人方坐。談初不虞。今夕盜乘其後。二人仍夷然若無覺。已而天晚。監中邏兵已動。槍刃相磨。迴音直達皇后之寢。監中之人聞之。皆戰慄失色。后臨窗外望。戰慄如之。自思爲時至矣。果聞外間人聲者。吾卽鋸此鐵軸逃矣。此或天主所命我。且專候消息在勢。吾宜外出爲二子圖生。全果子女爲人所誅。吾身不幾孤立耶。遂循窗及於臥榻。垂目而坐。以宵來無寐至此。朦朧如睡。半睡中夢鐵軸已斷。暗中有刀槩無數。己身卽在其中。仰視煙燄迷漫。無復壯士衛己。而出方皇后睡時。而赤洛伯亦對坐。治晚餐此。時治克司麥夫婦已至。入書記房。仍治事。如時日同夥者。事畢入複室。室中但餘治克司麥夫婦二人。治克司麥卽至監外。見空。僅有餘麪包。未盡探之。仍得銀合。失驚攜歸。與其妻同視。體漪取視。後治克司麥卽立碎其紙。至百餘段。納之火中。言曰。吾策成矣。遂面體漪曰。馬丹且近我。體漪曰。汝呼我耶。治克司麥曰。此時却宜私語。體漪此時周身起慄。其凍乃類大理石。勉爲點首。近其夫側。治克司麥曰。時至矣。幸勿。

忘我言體漪曰如先生教治克司麥曰科罪汝當死今死當有用足以庇我全黨之人尤能報復皇家之仇則爾之橫死雖辱亦大義耳汝意云何者體漪曰如先生言治克司麥曰當我遇爾於情人窟宅時吾力實能刺爾然我固圖謀大事者留汝卽爲今日之用以此觀之汝或悅懌於中心或不以我爲不公之舉動矧爾雖死若之情人吾當赦之弗治語至此體漪變色治克司麥曰若之情人吾本資之以爲用後此當善處其人不令顯越體漪曰先生吾死分也胡爲喋喋作爾許拖逡之言蓋爾殺我於爾無忝也我但待死而已此時體漪凜然如天神二目耿耿作光兇射其夫似於情絕義盡之時微微尙帶餘戀者此時治克司麥固亦自忘其身見狀頗慄縮言曰吾尙有餘語吾已告之皇后以大勢度之尙不令爾易衣汝當敦逼之體漪又曰如先生言令至吾卽遵率治克司麥曰少須吾往叩扉赤洛伯必出吾卽立洞其胸治克司麥語後啟襟出雙刃之刀示體漪曰刺此人卽此刃體漪見刃而慄治克司麥曰吾行戮時汝卽易衣當知闔者一死汝卽闖入其中不門但有屏風汝當排

屏入。乞皇后變服待我殺第二人。時引皇后出矣。體潚爽然。答曰。此策良佳。治克司麥曰。汝每日入時。恆着此衣。且以青紗蒙面。入時當記以此紗上。皇后後此乃易衣。體潚曰。可。一如言。治克司麥曰。果如是者。恕爾勿死。且致謝忱。體潚復乾笑。言曰。吾亦勿須君恕。卽謝我亦所弗受。後此所行事。似可赦吾罪戾。若以情言。吾罪亦非重。顧惟太傭弱。所以至此。汝胡不自尋前跡。澄心思之。我之躬蹈天刑。非爾諄偁令我至此乎。吾前此去彼甚遠。汝乃推挽納之。彼人腕中先爲狡謀以陷我。繼爲問官以讞我。今爲仇家以殺我。何也。我惟恕爾。故甘心一死。今謝先生惠愛我也。須知我之生平。但禮重一人。以汝之故。遠去其人。指夢霜今日復授命於爾。則真當謝汝矣。治克司麥聞言。莫答。但以爪自掐其胸。卽在吏人室中徘徊者數言曰。時至矣。雖一杪鐘中亦不可失。馬丹擗擋備乎。體潚從容答曰。已言敬待先生矣。治克司麥卽收束文卷。過視監門。曾否嚴閉。言曰。汝入時須鄭重。體潚曰。無復絮絮。我皆知之。治克司麥曰。此永別矣。遂與其妻接手。接手時有同送終之禮。似有天主鑒臨在上。旣愛

且痛體滯亦微動然但握其夫之指不與把握治克司麥曰馬丹隨我行我咫尺間將殺赤洛伯矣赤洛伯一死爾即疾入於是治克司麥握刃於右手以左手叩扉

第四十四章

此一齣大劇固已隱發於吏人之室中不知此二守者乃同時更覩一異事此劇乃發諸女監之內即臨皇后之窗下此時女監中有人矗立窗外其狀如木偶傍隨二狗口中言曰可也可也則高歌自由之章身中佩鑰匙以手按窗上之鐵條皇后聞聲知爲救己者至矣即徐徐啟窗出小鋸以纖手近窗間后亦作歌窗外聞聲即往叩二衛士之窗赤洛伯自窗外盼言曰麥突測國民至耶麥突測此即夢曰然我也君輩守此間頗無恙乎赤洛伯曰我二人守此如恆狀麥突測曰我聞今夕外間似有潛謀吾輩守此當加虔著策西勒曰勿妄言麥突測曰確也著策西勒曰何事麥突測曰汝啟窗我且告汝著策西勒曰赤洛伯啟之於是二人即窗間引手蓋此司鑰者已與二衛士訂交矣赤洛伯曰麥突測國民外間何所聞見答曰議院所言

汝獨未知乎其鋒甚烈。赤洛伯曰：「何事者？」答曰：「海伯國民爲報館近偵得一事，曰：何事？」曰：「卽所云奸謀之人，其人至通變，尙未死。」赤洛伯曰：「我固聞之，彼德洛莎及直埃海二賊尙鼠伏英國。」麥突測大呼曰：「尙有麥霜扈叔尙生也。」其語乃欲令皇后聞之。赤洛伯曰：「此人何爲亦在？」曰：「匪特此也。且在法國語次聲亦至抗。」赤洛伯曰：「聞此人久爲國民政府所倡潛逃，何由復在？」曰：「此人初未去巴黎也。」著策西勒曰：「斯人頭顱乃至堅穩。」答曰：「奇哉。」著策西勒曰：「吾法當以謀擒此賊。」曰：「然惟欲擒此人，乃非易易。其人善於幻化，匪特擒之爲難，卽一面亦不可得。」此時皇后下鋸爲聲，頗厲。麥突測惟防爲二士所聞，則以足蹴狗。狗乃大嘯，麥突測復譁笑以亂其聲。赤洛伯曰：「汝乃不能凝立，乃蹴及此狗。」麥突測曰：「此狗時時隨我，遂呼狗曰：赤項旦。」本共和汝宜少靜。赤洛伯曰：「汝狗乃名赤項旦乎？」麥突測曰：「吾輩共和之國民，則不能不加惠及於此狗。」著策西勒曰：「汝適言今夕之變，其又何謂？或其有裨於監中之囚？」曰：「然我固言之。海伯之報章誠語也。其云麥霜扈叔尙在巴黎，故移此寡婦監此。」著策西勒曰：「移